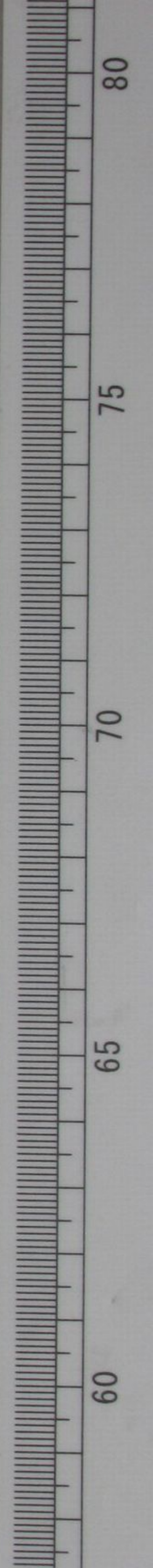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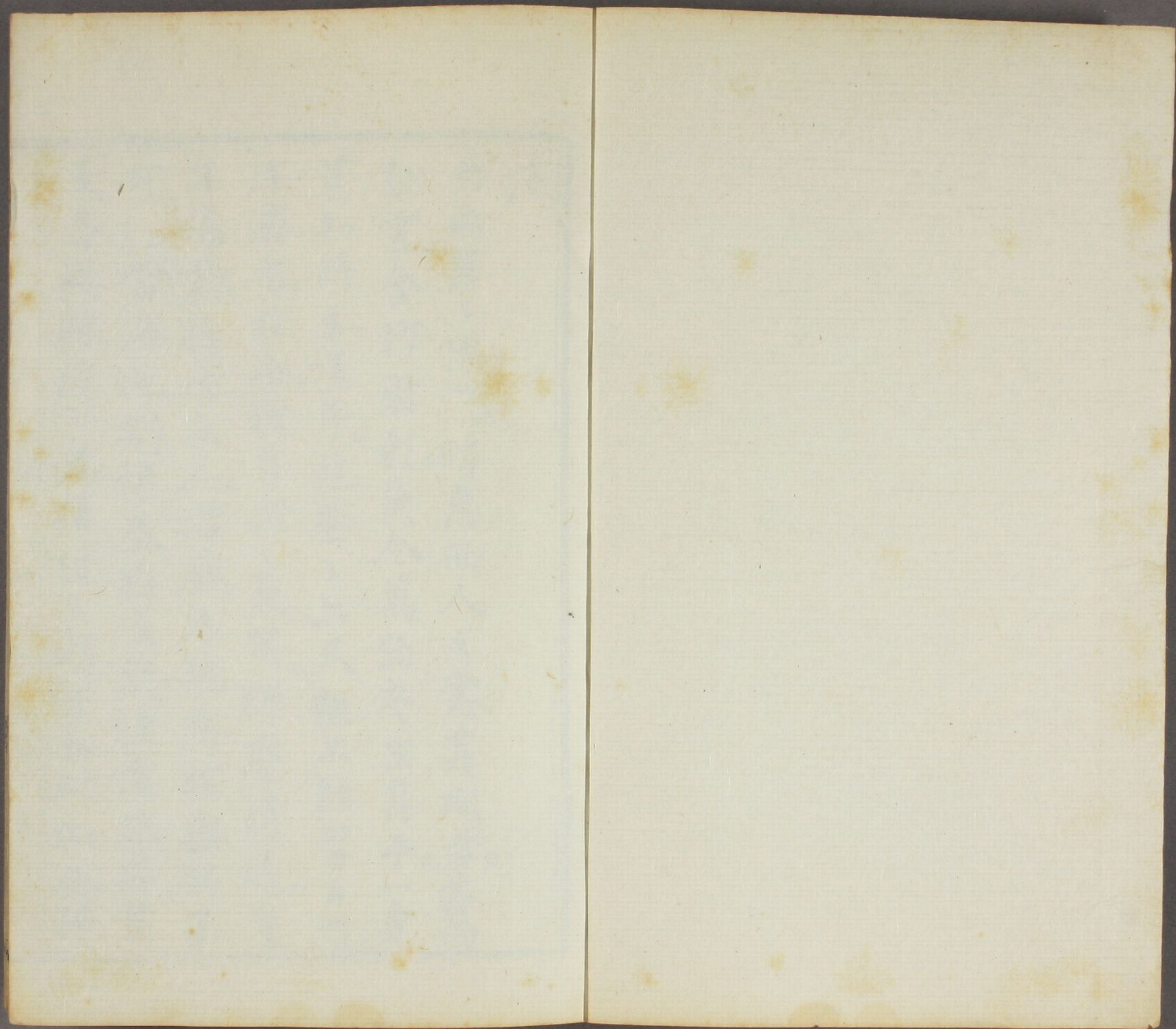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01
5





忘

大击茫茫。沛之瞬息。而人之處其間者。覆而翻雲。含沙射影。哉。令萬物於其平。一身莫知所至。嗟乎。抱壘之六尺軀。不能曾出智珠。濟用於世。猶自栩栩。然。笑揮塵清談。豈不傷哉。鐘然。文人游戲。為龍為蛇。與所不可。當滿地荆榛。盈眸戈戟。誰懷脆莫。莫及。蒼瘼。將溜之者。僅付之無可如何。而破涕

為笑又何詭所著之美惡并糞而取譽於時
黃耶。不石道人者。磊落雄才。吐屬名雋。窮
年耽。以致穎禿硯穿。囊空裘敝。宦游既
久。鬱鬱不得志。蓋有激於中。必發於外用。
效莊周之幻化。聊因曼倩之詼諧。誠見友
天下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言之可醜。
竟為人所神恤。知我罷我。在所不計。用以洩
其胸中鬱結之故。以醒世而諷俗。曠淡續錄

數條所由誌也。余獲是編。一再冰覽。或解頤
而稱快。或拍案以驚奇。如眩水以燃犀。似逢
人而說鬼。盡相窮形。瀟奇詼詭。幾令大塊
者成一歎笑場。豈如一時快意事哉。若乃
以放誕為風流。以刻薄為心術。而不會其淺
刺之切。勸諷之反。則大失作者之揮毫矣。
嗚乎。世情鬼域。搯械百端。權勢所不能掌。
口舌所不能辯。亦怪付之一笑而已。昔人謂

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信已。繁然。叟題
捧腹軒。



喜談續錄目錄卷上

| | | |
|------|------|------|
| 官場妙喻 | 五大天地 | 蚊蟲結拜 |
| 糧道觀風 | 不改父業 | 七字左鈎 |
| 刮地皮 | 官讀別字 | 黃鼠狼 |
| 有你沒我 | 小班喝道 | 和尚嫖妓 |
| 糊塗蟲 | 弄功名 | 化子叫城 |
| 犬像老爺 | 六品銜 | 讚老手 |
| 武弁看戲 | 堂屬問答 | 貲郎納官 |
| 朝候補道 | 朝候補 | 問猴 |

嘲現任 選補並朝 京官慳吝

大人遺澤 後庭博金 幫辦公事

問年 臨陣脫逃 硬駐官

嘲京官 首縣對 聽訟異同

潮州同 潮州縣 望氣識官

三不看 懼內令 嘲戳記

嘲場官 耍光棍 嘲狀元

論扇 詆詭詭 武弁拋文

土包作闊 問靴價 翁嫗向火

妄自尊大 大嘮小嘮 削尖

扁四嫂 不識貨 蘇空頭

驗封 怕雷 送父上學

恍惚 寫別字 粗心

讀白字 鄉人進城 鬍子漱口

南北兩謊 大蚊 大小相錯

豈敢豈敢 合事老人 量小

搽藥 借馬 警嫖

弟兄兩謊 認鞋 我何在

插草標 醫莖相爭 破傘

痴疑生 好睡 驗毛

潔癖 譜譚 巾花居士

談天 謬誤 相士言痣

驟馬市 上下相同 看不見

通譜 捻繩 老民保養

鼻硬 嘲禿子 嘲禿子

卷下目錄

債精傳 龜蛇轉生 土地還願

聖賢愁 請分子 雙月善求

偷肉偷油 嗇刻鬼 鬼擇主

死要錢 嘲探戰 酒誓

夫妻頂嘴 懶婦 魁星教讀

送行笑話 梭胡 蜂雀結拜

醉鬼 要打就罵 驢雲

包工活 戲謔 這就難了

同音不同字 鬚鬚過人 聽笑話

陶人生子 罕譬奇喻 打手式

富翁求鬚 老翁四要 小親家

何至如此 嘲馮姓 龜蛇對

蟹語 幹令 蛛絲襖

荔裳善謔 卵變 乾親家

不懂眼 嘲中人 疑糞

龜蛇結拜 水族過年 萬花盆

天佑 物大物小 傻子赴席

瞎子吃魚 馱子成家 懼內啣骨

口頭語 傻三 富家傻子

不利語 聞鼻煙 有本有利

喫麻團 仙方治病 妾名忠孝

嘻談續錄上卷

官場妙喻

小石道人纂輯
粲然叟 叅訂

人能出類拔萃者無異禽中之鳳。獸中之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此比物者充其類。非擬人者不以倫也。今之官場沐猴而冠。其卑鄙情狀。竟有與鳥獸相類者。錄之以為官鑒。

世守農桑燕處。

亦曾奮志螢窗。

原期振翮鵬程。

未遂題名雁塔。

遵例自糜鶴祿。

希圖異路猿升。

分發試用蜀省。

稅屋夥住蝸居。

聽鼓隨衙蜂聚。

| | | |
|--------|--------|--------|
| 童僕前後騶從 | 站班人人鵠立 | 傳見宛似鳧趨 |
| 挨次真如魚貫 | 側坐一一鴨聽 | 讓茶擎杯猿獻 |
| 送客斜走蟹行 | 散衙回寓驢飲 | 飯後午睡牛眠 |
| 醒來難免蛙注 | 變童隨便雞姦 | 娶一河東獅吼 |
| 說合全仗蜂媒 | 帶來幡幡螳腹 | 生子權作螟蛉 |
| 私偷婢女鼠竊 | 大婦捉姦猫捕 | 抑鬱久居螻屈 |
| 窘迫斷爨鴻嗷 | 逐日黃緣狗苟 | 時時獻媚蠅營 |
| 諂諛當道狐媚 | 奔走權勢蛆鑽 | 謀得酌委雀躍 |
| 調濟善地鶯遷 | 只因諸債蝟集 | 潛行赴任鳩藏 |

| | | |
|--------|--------|--------|
| 接篆如附虎翼 | 入衙大發熊威 | 重用刁紳蠹役 |
| 婪贓大肆狼貪 | 辦事優柔猶豫 | 問案任性鴟張 |
| 刮盡地皮犀利 | 虧空倉庫鯨吞 | 革職拏問犴守 |
| 充軍邊遠鸛毆 | 贖罪希圖兔脫 | 觸怒特旨梟首 |
| 渺渺逝矣蝶化 | 人口星散蚨飛 | |

五大天地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碑。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眾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

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卸了謝天謝地。

蚊蟲結拜

蚊子結拜城中蚊子是把弟鄉下蚊子是把兄把兄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饈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爾何修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藜藿充飢糠糲下嚙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澹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饜膩鄉蚊曰你先帶我到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你到城外徧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喫鄉蚊飛在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倒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我使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連一點血也沒有

糧道觀風

糧道觀風所管衛所都來應考題出視其所以一章眾衛弁相聚而嘆曰我們各所窮的如此道憲還要添設三所人問何故答曰又添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所愈多官愈窮一弁曰其實他何嘗不知道業經標出來人

馬瘦哉人馬瘦哉

不改父業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換門楣然其子已習父業不改父行一日隸兄手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叫學生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家君頭上戴鵝毛又出六字對讀書作文臨帖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又出五字對讀書宜朗誦對曰喝道要高聲又出四字對七篇古文對曰四十大板先生有氣說打胡說學生說往下站先生說放屁學生說退堂先生哼學生喝

七字左鈎

一官坐堂書吏呈上名單官將單內計開二字讀作許聞用硃筆一點說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曰要緊之人不到自好問二案一看名單也有許聞又點曰帶許聞差人稟曰不到官怒曰屢點不到案案有名定是訟師當堂出籤立拏到案用硃筆判籤將十七日七字一鈎望左鈎去書吏不敢明言稟曰筆毛不順老爺的鈎子望左邊去了官曰你代我另寫吏因籤出總在次日乃判十八官笑曰你又來考我了打量我連八字都認

不得呢。

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爲浩嘆。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蹉蹉出得城來。真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面目猙獰。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

特來叩送。

官讀別字

一捐官不大識字。坐堂問案。書吏呈上名單。上開原被証三人。原告叫郁工耒。被告叫齊卞丟。干証叫新釜。官執筆點原告郁工耒。因錯喚曰都上來。三人一齊而上。官怒曰本縣叫原告一人。因何全上堂來。吏在旁不好直言其錯。因稟曰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耒不叫都上來。官又點被告齊卞丟。誤叫齊下去。三人一齊而下。官又怒曰本縣叫被告一人。因何又全下去。吏又稟

曰。被告名字亦另有念法。叫齊卡丟。不叫齊下去。官曰。既是如此。干証名字。你說該念什麼。吏說叫新金。官回。嗔作喜曰。我就估量他。必定也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作親爹了。

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閒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是何稱呼。營官太太說。我們老爺是黃鼠狼。問因何有此稱謂。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拏回雞子不少。自然是箇黃鼠狼了。

有你沒我

浙江義烏縣出腳魚。小而肥。甲於通省。每至夏季。要送上司。用大桶多裝。連夜赴省。如此小心。猶有斃者。縣官因公上省。謁見各憲。當面致謝曰。貴縣好腳魚。可惜斃者甚多。是何緣故。縣官忙立起答曰。想是你擠我。我擠你的緣故。上司曰。大兄。有你沒我。

小班喝道

一皂隸善說笑話。老爺退堂。單留下他。叫他說笑話。把紅黑帽子摘下。不說不准他戴。皂隸回。小的不敢說。老爺說。你自管說無妨。皂隸說。有兩夫婦行房。互相摸弄。夫問妻曰。你那裏是甚麼。妻曰。這是衙門。妻問夫曰。你那裏是甚麼。夫曰。他是老爺。妻曰。何不請老爺進衙門裏辦事。果然老爺進了衙門。誰知老爺辦事疲軟。剛到任。就撒了。婦人一摸。老爺不見了。問老爺那裏去了。答曰。老爺出來了。皂隸說。老爺出來了。抓起帽子戴在頭上。大聲喝道而出。

和尚嫖妓

和尚到娼家來嫖。與妓敘寒溫。談心事。正說的入港。忽聽外面有人敲門。說縣裏刑名師爺來了。和尚倉皇失措。無處可避。妓曰。你藏在床底下。等師爺走了。你再出來。和尚只好鑽在床下。師爺打外邊走進。妓者說。爲什麼。師爺總不到我家來。想是公忙。師爺說。實在有事。妓女說。我請教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辦何罪。答曰。不守清規。有犯淫戒。應該立決。和尚在床底下一聞此言。戰慄恐懼。不動自搖。師爺正在談心。外面又有人敲門。說

大老爺來了。師爺說東家來哉。如何是好。妓女說我有新草荐一床。請師爺將草荐裹在身上。立在門後。大老爺走了。請師爺出來。師爺忙用草荐裹好。大老爺進來。妓女在傍侍立。說大老爺連日問案。實在辛苦。大老爺說分所應為。妓女曰。請教大老爺一事。譬如和尚宿娼。應問何罪。答曰。佛門弟子不守清規。不過笞二十。飭令還俗而已。和尚在床下一聞此言。喜出望外。鑽出床來。說和尚叩謝大老爺鴻恩。今日若不是大老爺親臨判斷。和尚一定叫這草包師爺要了命了。

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為糊塗蟲。並作詩以誚之。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盛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拏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拏。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拏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拏。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人

頭頂被包騎在馬上奇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沉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拏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個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尙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遂將二人帶至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拏竹竿曰你拏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

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個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拏他。

弄功名

龍陽生子人勸之曰汝已爲人父矣難道還做那件事麼龍陽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優游林泉只恨伊尙未能弄一功名再過十餘年便當急流勇退矣。

化子叫城

外州縣城門可以隨時開放一日刑名師爺關在城外叫門守門者急忙開放甕城內有一化子看見說我們

關在城外。斷無人肯開門。想不到刑名師爺竟如此利害。一日化子也關在城外。叫門不開。乃誑之曰。刑名師爺來了。守門的開門一看。乃是一個化子。頭戴瓦盆。身穿草荐。手攜乾柴。守門者責之曰。你這化子混充什麼師爺。化子說。我怎麼不是師爺。我還是一個包火食的師爺呢。

犬像老爺

老爺好男風。所用變童不一而足。一日署中母犬生了小狗。有一小狗甚像老爺。其嘴臉與老爺無二。大家詫異不解。其故請教師爺師爺沈吟良久。恍然大悟。說。是了。想必是這母狗天天吃小跟班的屎生出來的。

六品銜

一女年幼。許一別駕。身量長大。姻期將近。毋慮其初婚之夜不能承受。莫若用雞蛋先期開破。免得臨時受苦。不意蛋滑突入。猝不能出。遂夾以過門。臨行事。姑爺鑽研良久。格格不入。大呼曰。媒人騙我娶一實女矣。毋不信。上床一看。乃罵其子曰。畜生虧你還是一個通判。不開眼。連一個六品虛銜也沒見過。幸而毛尙未長。若長

了毛還是一個六品藍翎呢

讚老手

一老人欲娶妾。屬媒人要一有七八月身孕者。媒許之。及過門上床時。婦問曰。你要我這有身孕之人何用。老者曰。我指望那裏頭。有小手來拉耳。妻笑而不言。遂行事。研磨良久。不見裏頭來拉。自好以己手襯貼。導之使進。婦覺快甚。伸手望身上一摸。不見小手。又望身下一摸。摸着夫手。乃大讚曰。到底還是老手。最能辦事。

武弁看戲

武官與文官同席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猶且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會有這樣桀驁不馴之人。眾皆掩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懂官話。到任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

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小。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貲郎納官

一貲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憲。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諱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嘲候補道

各省捐輸道員不一而足，在朝廷視之爲不甚愛惜之官。在大吏棄之於投閒置散之列，故有人嘲之曰：道大莫能容，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此其善諛者也。今有人又以文嘲之，錄之以博一粲。

人能弘道，以財發身也。夫君子學以致其道，非吾所謂道也。本立而道生，何莫由斯道焉。今有人見候補道而羨慕之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此則志於道，未由其道者。或告之曰：安貧可以樂道，彼則

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果能此道矣朝聞道夕死可也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試言可離不可離之道試用道道之可離者也自朝不信道故上失其道謂是道也何足以臧故望道而未之見也特用道乃道之不可離者也蓋獲乎上有道乃獨行其道謂是道也方可與適道雖小道亦有可觀者也然而道有大不相同焉有學古之道者堯舜之道也從容中道者聖人之道也遵道而行者君子之道也信道不篤者小人之道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楊墨之道也此則

合而言之也卽捐道亦有各異焉以貨殖爲捐貲者生財之道也以借貸爲捐貲者朋友之道也以釵環爲捐貲者妾婦之道也以泰山之力爲捐貲者夫婦之道也以幕囊爲捐貲者夫子之道也以御史放觀察者合內外之道也以教官捐道分發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屢擾而不還席者此其爲鑿足之道也此則分而言之也嗟乎道既不可廢道之用亦甚廣當道者果能幡然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以致盡其道而死者之多也豈不謂之賊道乎况道也者竝行不悖天下之達道也焉有

仁人在位而不行義以達不道徒使抱道者興道大莫容之歎豈不哀哉

嘲候補

一相公色藝雙絕翹楚一時而猶可愛者其後庭與婦人之陰無異尤物足以移人暱而狎之者無虛夕焉誰知閱人多而剝喪太過遂得一虛症竟至厭厭瘦損延醫診視異之曰病與脈相反是男子而得婦人之疾也望聞問切缺一不可必要問明受病之原方好施治相公冀其病愈以實告之醫曰此症因人而傷非峻補不可然必須令原傷之人用參茸末調塗塵柄仍由原路頻頻送入漸可痊愈相公曰此方甚妙不知載於何書

醫生曰。這叫後音候補丸。相公把眾老斗請至。以醫生後補之法告之。眾老斗欣然樂從。這箇也要後補。那箇也要後補。大家爭執不休。眾議曰。候補原無先後。應請濶老斗儘先。其餘次第輪補。相公呻吟曰。你們眾位饒了我罷。我了不了許多候補的。實在難受。

問候

一縣官謁見大憲。談畢公事。大憲閒談。問曰。聞得貴縣出猴子。不知都有多大。答曰。大的有大人那麼大。既而覺其失言。乃惶悚欠身而復言曰。小的有卑職那麼大。

嘲現任

一老翁甚懼內。一太太喜奉承。一夜同床而臥。太太問曰。我這物何如。老翁說甚好。緊暖乾香淺。五美俱備。太太說大小何如。老翁一想。萬不可說大。只好說小。又問有多少小。老翁說與針鼻一樣。太太問老翁曰。你那話粗細何如。老翁一想。更說不得粗。只好說甚細。太太問有多細。老翁說與絲線一般。太太說。何不將絲線絛在針鼻內。老翁連忙把線絛上。抽送不已。太太快甚。謂老翁曰。我這針鼻好不好。老翁說妙不可言。老翁問太太曰。

口言糸金 卷一
我這線與音現綫與音任的好不好。太太說。你這現任的好却好。就是往來時。還要快當些。

選補並嘲

妓女與嫖客死見冥王。王判妓女曰。養漢接人方便。孤老功德最大。宜轉男身。叫你也享享男子之樂。判嫖客曰。眠花宿柳。敗化傷風。罪孽過重。應轉女身。也叫他受妓女之苦。鬼卒稟曰。既命男女轉移。何不將嫖客之陽物。鏃下補在妓女身上。豈不一舉兩得。王然之。正要動手。忽有要事。退堂。屬左右曰。好好看守。候我回來發落。王走後。嫖客恐其要鏃。乘間脫逃。王事畢。鬼卒稟曰。候補的尙在站班。候鏃的與音選已經在逃。

京官慳吝

一京官極慳吝。赴部當差。到署要吃點心。跟班送上麵茶一碗。老爺喫了。跟班也要喫。怕老爺不肯給錢。當之眾位老爺討賞。老爺不好意思。勉強給了十二文。及至散衙。坐車回家。跟班打頂馬前行。老爺在車上罵曰。好混帳的東西。你又不是我的長輩。爲何騎馬在前。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傍。老爺在車上又罵曰。你又不是我

口言糸金
卷一
的同輩。因何騎馬並行。跟班趕緊勒馬。來在車後。老爺又罵曰。你在車後。踢起塵土。揚了一車。可惠已極。跟班下馬。請示曰。老爺到底叫小的在何處騎。老爺說你騎不騎。我不管。你只要把十二文麵茶錢還了我。你愛怎麼騎。怎麼騎。

大人遺澤

富商某家。墻桓高峻。庭院宏敞。夫偶他出。其婦獨坐燈下。二更將盡。忽聞東墻。簌簌有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一大人在墻上。穿方靴。足長數尺。自上而下。墻巔露其小

腹。陽莖翹然。長徑三尺。龜頭大於盞。翠丸垂垂。如五斗米囊。臍以上。則隔於窗楞。不及見也。正詫愕間。旋見西墻上。亦有一大人。雙鉤如橋。蓮船盈丈。膀與簷齊。現其北戶。翁張鼓動。若合雙箕。毛蓬蓬如亂髮。既而兩大人同至庭前。見面行平行禮。讓畢而交媾焉。其衝突之驟。如巨魚之縱大壑。其馳騁之猛。如烈馬之驅康莊。其啞哂之聲。如利刃之裂竹帛。其縱送之急。如冶人之鼓風箱。淫精潑潑。墮地有聲。歷兩炊時始畢事。各歸墻下。冉冉而滅。婦方敢大號。眾奔至舉火燭之。庭中惟餘兩大

人之所遺。洋溢盈階。細視之。非精非血。俱不能識。逾歲其處。忽生樹數株。花開如益。結實如項珠。始而白。繼而光亮。既而青如寶藍。至深秋而始紅焉。或曰。此爲五色菩提。惟佛國有之。有舊時人述彼時商婦之所見。乃知兩大人之遺澤。孔長而菩提子蒙其餘蔭而生也。

後庭博金

流品之不齊難矣哉。商販布衣。捐金納粟。皆得與士大夫爭衡。然猶有可原者。彼亦潔清之子也。乃溷淆日甚。竟有出優而仕者。一主簿筮仕多年。歲逾耳順。雖係優

伶出身。却亦酷好男風。然以精力衰耗之人。何其樂此不疲。想爲昔日撈稍計耳。一日奉委下鄉館於僧寺。僧見其所攜門子俊俏。先以言調之。不肯許以金從之事。畢索金。僧曰。草草一度。那能便酬。必須同宿一宵。暢所欲爲。方能厚謝。門子知爲其所欺。用指鹿爲馬之計。誑之曰。本官臥西床。我臥東床。其實官臥東床也。今夜請從窗上來。可盡一夜之歡。僧喜甚。三更後。僧悄然曳窗入。逕趨東床。官方酣睡。僧輕探其鬢。豐潤猶存。熟路輕車。從容而入。老簿正在夢中。覺夢魂搖曳。恍如當年爲

人狎暱時也。誰知僧具甚堅。縱送太驟。老簿猛醒。危聲以號。僧知其誤。赤身而遁。簿且呼且罵曰。惡賊禿大無禮。眾咸起。詰其故。簿又不好出諸口。惟喊快拘眾僧。懲治之。僧懼。請以百金為酬。簿少之。又益以錢五十貫。始允將入城。屬從者勿令堂上知。及謁見。令早知而笑謂之曰。三老官當此垂暮之年。猶能以後庭博多金。想當初妙齡時。不知如何高其聲價也。簿慚不能答。而其門子辭工去。

幫辦公事

官太太能代老爺辦公事。而性甚淫。老爺雖不能辦公事。而性好睡。一夕上床。夫人見其合眼。即翻身以擾之。老爺問何以不睡。夫人曰。躊躇公事耳。老爺會其意。旋與之交。夫人之願既遂。乃安眠。至天曉。老爺執其陽而嘆曰。我與他相聚一生。竟不知他有這樣本事。夫人曰。他有什么本事。老爺說會幫辦公事。

問年

一官嫖妓。問妓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升了官。過其家。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升了官。入其家。問之。

則曰十六官感嘆不止。妓問何故。官曰：你的年紀與我履歷歲數一樣，不見其加，只見其少。妓曰：你的官職與我此物一樣，日見其大，更見其貪。

臨陣脫逃

姑嫂與媽媽共飲，姑娘說：我們行一令，要各說一物，像一箇字，帶一官名，並帶一罷官之事。姑娘說：趕麵杖，像一字在案上，趕來趕去，是巡按。因趕的麵軟，巡按面軟，應罷官。嫂子說：鐵耙像而字，耙了一點屎。典史典史官名有屎，卽是贖。與賍同音應罷官。該媽媽說：想了半天，總也

說不出。忽然想起說：你爹卯子像小字，問是何官。答曰：黑松林把總。又問：因何罷官。答曰：臨陣脫逃。

硬賍官

一老翁素患陽痿，最愛穿漿洗衣服。每洗衣，諄屬要漿硬些。太太說：你當硬的，不硬，偏偏硬在衣服上。遂用漿漿好，隨扯夫陽具，也要與之漿。老翁說：此物甚賍，漿他何用。太太說：漿硬了，好教他辦公事。老翁說：漿硬的，非真硬可比。若辦起事來，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乃汝之咎，非戰之罪也。卽使漿的真硬，而以齷齪之物

使之辦公事。一定是一箇硬賊官。

嘲京官

孫行者與狐精在雲端打仗。狐精驍勇。三日夜不分勝負。孫行者漸覺力乏。欲覓歇息之地。手打涼篷。望下一看見一花園。極其幽雅。翻筋斗按落雲頭。在太湖石傍倚石而臥。花園有一狼精。伺其睡熟。欲暗傷之。又恐醒來不是對手。因想悟空在五行山修煉多年。乃五百年未喪之元陽。何不趁他睡熟。吸其元陽。補我真陰。狼精剛用口一吸。悟空猛醒。狼精駭竄而遁。行者大怒。急喚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歎詢之以大挑。知縣呈請就教者。乃知冷官間秩。皆無志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三不看

一縣令不獲乎上。引退回藉謁。見上憲。上曰。你年力富強。官聲亦好。因何告病。令答曰。卑職作知縣。有大不欲看者。三是以不仕。上詰其故。答曰。第一杖責罪人。那箇屁股實在難看。第二相驗女屍。那張陰戶實在難看。以下卑職不敢說了。上曰。但說無妨。令立而言曰。第三稟

見大人那副嘴臉實在難看。

懼內令

縣令某性卑鄙。惟以逢迎上司爲得計。與同僚稟見巡撫。某卽膝行至堂上。叩首有聲。額上磊塊若巨卵。叩畢。袖出金珠置座下。匍伏不起。撫君大怒。某仰首卑詞以對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撫公愈怒。擲金珠叱之去。同僚代爲婉求。撫公曰。汝等不知。我與他同鄉。素知其懼內。每早起。膝行趨伏。奩次叩首如響。拆隨出金珠。獻作簪環。稍有不悅。雙手

奉杖以進。口呼夫人是下官母親。下官是夫人兒子。叱之始出。適見其狀。與在家無異。是直以細君戲我也。言未畢。忽聞堂後一聲獅吼。眾皆變色。撫公亦戰慄而退。

嘲戳記

夫婦過年。因年事匆忙。無暇雲雨。到了新正。婦人耐不住。有意謂夫曰。爲何今日放鞭炮的甚多。夫曰。是舖戶開張。妻曰。舖戶已經開張。官場也要開印。不知你我那事。幾時開張。夫曰。我們那事不叫開張。也叫開印。妻詰其故。夫曰。你那箇像印盒。我這箇像印欄。印欄放在印

盒裡不具開印是什麼。於是放了一掛小燧。二人同入被窩。誰知婦人鑽在被底下不上來。夫曰：「快來開印。別誤了吉時。」妻曰：「你不曉得例。封印要上封下。開印要下開上。你在上頭讚禮。我好上來。」夫乃高聲讚曰：「請高陞。請再高陞。請夫人祿位高陞。」夫人這纔上來就位。手把印欄。剛要開印。想不到同院住的老二被小燧驚醒。扒窗一看。見哥嫂行房。老二隻身無偶。甚覺涎羨。乃手執塵柄而嘆曰：「他兩箇人有印盒。有印欄。放小燧算開印。我一箇人有印欄。無印盒。自好打手銃。算開戳罷。」

嘲場官

紅樓曰：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雲雨情何以謂之試。蓋試者用也。與捐班到省先試用者相似也。有一濶少酷好雲雨。內寵外寵不一而足。先分十房。因寵多添至十二房。與金陵十二釵相似。其雲雨之情。豈止初試。竟至無日不試。無夜不試。無時不試。每於試之時。猶恐有人窺其試。必派二人監其試。一管試內寵。謂之內監。試一管試外寵。謂之外監。試如有新收之內外寵。歸內外收掌。管如新收之寵。不洽意。另調可心者。歸提調管。如遇不

試之期又專派一人親臨內外監司各房試眷謂之監臨焉。

耍光棍

一姓卜名不祥。一姓冢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將你卜字腰間那一點。挪在我冢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家。我可就要光棍了。

嘲狀元

弟兄同窗。其兄奮志讀書。已中狀元。而弟只博一衿。其妻怨之曰。你看阿哥肯用功。中了狀元。嫂嫂揚眉吐氣。得意洋洋。相形之下。教我何顏見人。夫曰。你看不得嫂嫂。此時高興。將來哥哥回來。還有哭得日子呢。妻不解其故。再三詰問。夫曰。中狀元却不難。然必須用功。既要。用功。必先將那話割去。始能專心致志。高擗魁科。妻愕然曰。果如此。你不中狀元也。到罷了。妻以夫言述之。嫂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我無生人之樂。

矣。不覺淒然神喪。高興頓減。狀元歸自謂衣錦還鄉。想必皆大歡喜。視其妻。非惟不喜。而且大哭。奇而問之。妻責之曰。你欲作狀頭。竟割去龜頭。以有用之妙物。易一無用之虛名。使我青年守活寡。教我如何作人。夫曰。那有此事。及晚上床。妻摸之。原物依然。不覺喜出望外。夫嘆曰。想不到我這狀元。竟不如一根雞毳。

論扇

扇有書畫。則人受累於扇。而扇亦受累於書畫。吾輩搨扇。須用白紙扇。或用鵝毛扇。芭蕉扇。破蒲扇。打狗扇。斷

不可用書畫扇。當此赤日行天。揮汗若雨。一入賓朋廣座之中。解衣脫帽。揮扇納涼。尤覺不快。而彼鵝行鴨步者。至前見扇上書畫。不曰請教法書。則曰借觀華筵。不得已而與之。不過尋常書畫。而拍掌搖頭。誦聲大作。合座傳觀。品評其字。曰八行。曰合錦。誇講其扇骨。曰湘妃。曰棕竹。曰中一扇。手中一扇。而左手執人之扇。右手搖已之扇。竟不知人之搨扇而來。本為自便之扇。而不料為眾人傳觀之扇。以致人有扇。我無扇。有扇而無扇。自必痛恨於扇。更痛恨於有書畫之扇。何如紙扇。毛扇。蕉

扇蒲扇優游自便也。并不如粗紙厚骨之打狗扇。堅樸耐久。狗見之而懼。人見不喜也。如此人何累於扇。而扇又何累於書畫。

